

第六輯

巫山县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巫山县委员会

巫山政协办公室 编

巫山县宏兴印刷厂 印

开本：32开 印数：300册 字数：132千

图书准印单位： 巫山县文广新局

二00七年五月印刷

前 言

本集《文史资料》在各方面的关怀支持下，终于尘埃落地。为了让大家更深透地认识巫山，本集分五个专题组稿，以便大家从多角度、广视角知晓巫山这片热土上所发生的事件，了解这片神秘大地上的民俗风情。本集文稿征集虽历经数年，但由于编辑者阅历和学识有限，若有错误，请读者见谅并指正。

在本集正印出版之际，再次向作者、读者和关心支持的同志表示感谢。

编辑委员会名录

主 编：黄天亮

副主编：张兴顺

编 委：王元富 梁双林 贺德祖 邓 霖

校 对：郑永华 贺德祖 余定清

目 录

岁月沧桑

- 一、我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及以后的一些情况……………聂懋赏 (3)
- 二、终身难忘的一次盛会
——回忆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邹方国 (11)
- 三、巫山三年灾荒情况纪实……………朱学良 (16)
- 四、我所经历的巫山军政人员起义投诚……………王道高 (44)

史海迹痕

- 一、镇压大庙土匪暴动过程及教训……………聂兴昌 (47)
- 二、知青大潮中的巫山知青……………陈洪春 (63)
- 三、巫山农业生产合作发展述略……………朱学良 (67)
- 四、巫山丝厂创业简记……………刘光禄 (76)
- 五、巫山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略记……………何本华 (86)
- 六、勇挑通信发展重担，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巫山电信 (90)
- 七、巫山洪帮（袍哥），青帮的历史和组织情况……………王国璋 (94)
- 八、巫山解放初期举办干部训练班的相关情况……………甘祥利 (99)
- 九、巫山物业管理事业的创立和发展……………税明清 (104)
- 十、巫山信仿历程述略……………甘祥利 (108)
- 十一、巫山乡（镇）建制的复迁……………王元富 王兰萍 (118)
- 十二、一九四九前的巫山工会……………王国璋 王元富 (130)
- 十三、日寇轰炸巫山县城及教训……………聂兴昌 (133)
- 十四、巫山县解放前后水利电力建设概况……………王采凡 (137)
- 十五、十个月的伪职纪实……………杨自聪 (150)

走进巫山

- 一、神秘的巫山四方洞·····向承彦 (158)
- 二、巫山文物考古概述·····胡人朝 (164)
- 三、大溪的一方明朝碑刻·····李德明 (167)
- 四、天赐城记·····向承彦 (169)
- 五、巫山节妇墓·····向承彦 (175)
- 六、宁河尊发现记·····龚正伯 龚道鹏 (179)
- 七、多姿多彩的神女崇拜·····向承彦 (183)
- 八、巫山古(200)代的几个重要祭祀活动—三圣会·····向承勇 (189)
- 九、凝集巫山旅游文化的“古三观”·····向承举 (193)
- 十、巫山鱼类与开发引用·····张顺荣 (200)

名 人

- 一、黄庭坚与巫山·····向承勇 (213)
- 二、谌容简介·····谌 泓 (219)
- 三、一代御史傅作楫·····向承勇 (222)
- 四、王周题咏巫山·····向承勇 (227)
- 五、聂守经——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同盟会员
·····聂兴昌 (231)
- 六、我眼中的县长——吕民选·····孙祖雄 (234)

书 山 漫 步

- 一、千年不息的神女之辩·····向承彦 (239)
- 二、峡云无迹任西东·····袁堂栋 (246)

一、岁月沧桑

我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 及以后的一些情况回忆

聂懋赏

我参加过南昌起义。时隔这么久远，虽然当时有些印象深刻的事还依稀记得一些，但当时的我，一是年轻，不满16岁；二是起义前几天才入伍，在周围全是陌生的环境中随大流行动，显得摸头不知脑的；三是起义从开始到失败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起义后的第三天便开始南下，一直是在疲惫的行军和执勤中生活，特别是后期，形势非常严峻、紧张，没有很多机会去与同志交谈了解情况，加之随后的白色恐怖，不能写日记，不敢保存资料，许多人的名字忘记了，有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太清楚了，现在只能说还记得的一点点。

我生于1911年10月13日，祖籍是现在的重庆市巫山县铜鼓镇。1952年以前，铜鼓镇叫铜鼓堡，属湖北省建始县管辖，所以我们解放前的活动，多在湖北省的范围内。1920年我9岁时，我家一部分从铜鼓堡迁往武昌，租赁了别人的典当房，开始住粮道街48号，后又改租房住三道街。一部分仍然留守铜鼓堡。那时，我爷爷和四个儿子还没分家。我们聂家是一个比较有名望的家庭，文、武都出过人才。当时，我的叔祖父聂守经是参加武昌首义的同盟会员，在两湖师范读书时与董必武是同学，废科举后，在湖北省主办过《震旦报》，思想比较进步。我的四叔聂维祯、堂叔聂维尧是中共早期党员和活动积极分子。我从小受到他们的影响，加之后来接触了一些其他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极有好感，也立志参加革命。1927年3

月，我在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当时的湖北省总工会将我们这批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分往三个工区子弟校教书，以便在工人和工人子弟中传播革命思想，一是汉阳兵工厂，一是应城石膏石，一是汉冶萍铁厂。我被分到地处黄石市石灰窑的汉冶萍铁厂工人子弟校教书，同时根据党的指示做点工人工作；当时学校的校长叫范咸。没多久，大约是7月中旬的一天，大批军队经过黄石港，石灰窑的河堤边，站满了军人。我去看热闹，一打听，是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贺龙的部队。这些部队在石灰窑住了约一个星期。一天，我意外的看见了几个月前曾在省立第一中学当过短暂辅导老师、也是引导我加入党组织、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周逸群走进子弟校。他一身戎装，精神抖擞，身后跟着四个随从。这时，他担任20军政治部主任兼三师师长。周逸群老师看见我，非常亲热，简单的问了我一些工作情况后，对我说：“我们要干大事了，跟我走吧，到南京去做事，你去动员一下学校里年轻的老师，愿意到南京做事的都可以跟我走。”我毫不犹豫就答应愿意跟他去，又立即去动员我的同事，有10多人都愿意参军，投笔从戎。同那些军人们一道登上轮船。周逸群派人将我们作了安置，我的同事都被分到不同单位去了，周逸群说我年轻，暂时就留在军部当差。有人给我发了军装和一支小马枪，还发了一个薄的毡子和一个床单。当夜，船开到九江，部队全部下船，过后又乘上南浔路的火车到达南昌，住在一天主教女子中学里面。现在想来，用起义的时间回推，到达南昌的时间大约是7月26日的样子。那时，我心里还在疑问，不是说去南京吗，怎么到了南昌？又过了两天，领导才告诉我说，我们共产党准备在南昌搞武装暴动，并要我们保守秘密。起义的前几天，部队天天搞训练。到了7月31日的晚上，上级又给我们一个特殊的口令，先前已发过一次口令，为什么要改变呢？有经验的

老兵猜测，今晚可能要行动了，果然，8月1日凌晨两点钟，就打响了。我跟随机关行动，没有直接参战。天亮了，机关有人宣布，为了反对国民党残酷镇压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举行起义，已经成功了！我们立即欢呼雀跃。那时，军队有文化的人很少，我是中学毕业生，算是“秀才”了。起义后，有些部队进行了重组。我跟着周逸群到了三师师部。周逸群给我写了个委任状，任我为中尉指导员，没有明确到哪个单位，暂在经理处执行任务。他还托当时的郭处长多关照我，说我年轻缺经验，那时，部队军官的军衔是虚的，多高配。他们给我换了一支枪，小马枪变成了3号连枪，又叫八音盒子。在南昌，郭处长派我写了很多标语，到处张贴。我用毛笔写的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还派我送过信，有的是送给高级领导的，也有送给营团的指示。

起义胜利后，8月2日部队休整发饷，8月3日就开拔南下了。每天行军要走60-80里路，经过抚州（临川）、宜黄、广昌等地，半个多月后到达瑞金。在瑞金驻了个多星期。有一天，郭处长召集党员开会，传达了军长贺龙在瑞金加入共产党组织的消息，我们才知道，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那时还不是党员。从瑞金出发去打会昌，把会昌的敌人打垮后又回到瑞金。再从瑞金出发时，领导叫我到二师师部。我看到了好几个高级领导，其中谭平山是跟我们走的，他坐的轿子，其他指挥官多是骑马，分开了跟不同的部队行军。我们进入福建的汀州，又住了好几天，听说是等蔡廷锴的部队。蔡的一个师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南下作先锋时，于8月4日逃跑了。大概在汀州以为他要归队，但没有等到。9月23日24日的样子，我们到达广东潮州。从南昌出发，我除了跟随部队行军外，还执行经理处的派活，干过插路标的工作，沿途写标语、抄布告张贴，有

时还抽出打前站为部队宿营号房子，有时也帮参谋处干些活，还临时抽派我押送银元。记得在汀州时搞到一批钱，领导叫我送了部分到营连，每次每单位不过几十个银元，一般不超过一百个。在汕头，当地商会筹集了一批慰劳金，由我们押送到军部，那次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二十几个银元。我们押送大批钱的时候，挑担的是民夫，连同其他重要物资，多的时候有20-30人的挑夫，一般一个当兵的押两个挑夫。在汀州的时候，当夫的全是女人，她们很能干，挑枪的一个挑六枝步枪。我们感到奇怪，以为男人都被打死了，只剩下女人了，后来才听说女人主外干活，男人在家经商带小孩，是这里的风俗。

大约是10月初的样子，我们向海陆丰前进。这些天，每天都有战斗，差不多都是恶仗。一天傍晚，我们走到普宁的流沙镇，这个地方有点象巫山县的庙宇槽，是一个四面是山的小盆地。刚准备宿营，突然听见前面响起激烈的枪炮声，我们遭到敌人的合围伏击。不多久，便有我们的人败退下来，这时部队极其混乱，官兵之间失去指挥，许多人拚命逃跑。黑天抹地的，我们机关也被冲乱了。我只好随着几个熟悉的人跑，大约跑了十多里路，到了一个叫石龙的地方的河边，有人叫我们赶快换上自己带的便衣，扔了枪。我们这一伙有二十来人，跟着跑的军需处的人不知从哪里找到一条船，大家都上了船，朝下游划去。上这条船的人有贺龙，他也换上便衣，剃了胡子，有贺锦斋，有参谋处一个姓袁的参谋，还有一个参谋叫邝镛，他给我印象最深，每次宿营睡觉他都要弄个布兜兜系在肚脐上，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免得风吹凉了肚子。大约有五六个湖南人，其余的差不多都是湖北人，他们的名字现在很难想起了。我们乘这条船到了海边，再换一条渔船到了香港，在一个旅馆里住了约五天，就乘一条大船到了上海，住在外滩十六铺一个小旅馆里，领

导们则住进法租界。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上海，我们都不能随便外出，姓名都改了的，我化名姓过徐、姓过石。在香港和上海是由谁如何与地方组织联系的，我不知道。

大约是1928年1月，我随周逸群、贺龙等七八个同志从上海乘船西上。周逸群告诉我，受党的安排，这次要到洪湖地区去开展斗争。船到汉口，我请假回家去看看父母，周逸群同意了。我悄悄回到武昌家里。当时的形势，白色恐怖十分吓人，蒋介石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走一个共产党员。条条路口封锁很紧，搜查严密，不几天就有共产党员被拉去武昌路枪毙。在这样腥风血雨的日子里，父母坚决不准我离开家，我便妥协了，在家呆了一年多未出门。

1929年，我回到铜鼓堡，跟四叔聂维祯和二叔聂维尧从事地下活动。当时，以聂维祯为书记的中共建始县委机关，就设在我们在铜鼓堡的家里。聂维祯在楼上有一架油印机，我经常帮他刻腊纸，油印文件，印的多是些党内指示和宣传材料。帮聂维尧送过信。聂维尧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的学员，参加过北伐战争，被党派回建始县工作，任县委组织委员兼铜鼓堡党支部书记，在铜鼓堡主要从事拉武装拖队伍的工作，准备暴动。我给他送信，到官渡河和庙宇槽，每次都是秘密进行的。在聂维尧的领导下，我还发展了8个党员，他们是：李如英、罗伦松、张孝国、杨锡宽、文德玉、文德如、曾传金、罗绪绍。在聂维祯的安排下，我还参加了组织、教育农民的农民夜校工作，利用教小学的机会，白天教小学生，晚上教农民识字，讲革命道理，唱革命歌曲等。在铜鼓堡、双庙、三关庙、观音阁等地教书都从事过这个工作。为了办农民夜校，聂维祯派黄兴武和李振到宜昌去买教材，李振被国民党反动派抓住为异党分子杀害了。1931年春天，聂维祯组织并领导了建始县的暴动，占

领县城，杀死了国民党建始县的县长李剑安，准备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呼应，连成一片。由于同贺龙领导的红军联络上出了问题，缺乏主力红军的接应，暴动虽然取得胜利，发展却受到阻碍。后遭到四川军阀王方舟部的镇压而失败，跟随聂维祯活动的人员都受到国民党的通缉。一次，我在宜昌办事，在南门被建始县团练局局长向辉武的弁兵向华堂认出，想诈我一笔钱，就说：“你是共产党，杀建始县李县长有你嘛！今天我抓你去领偿。”其实，我是参加了聂维祯组织的暴动活动，作为聂维尧领导的团防队成员，开到了建始县城。但在暴动前几天，我奶奶逝世，聂维祯叫我回铜鼓堡的家里处理后事，就没有赶上暴动。所以我并不是通缉对象。但这事是分辨不清的，若真被他扭住，麻烦肯定不小。正在我为难之时，在“瑞康土行”跑堂的茶馆傅小高有意助我，喊我去喝茶，分散那弁兵的注意力，我没容那弁兵回过神来，立即跑进“瑞康土行”，从后面跳楼跑脱了。但那弁兵喊了警察来，到处搜捕我。我跑到巫山人在宜昌“怡和漆庄”当管事的赵晶辉那里，求他帮我逃走，赵立即喊了一辆人力车，将我送到北门外，又通过曾在铜鼓堡做过生意的一姓朱的人设法用筏子将我送到长江中的大船上，才得以逃脱追捕。

自1931年5月建始县委组织领导的暴动失利后，聂维祯、聂维尧等撤出建始县，党派他们到别的地方工作，从此杳无音信。我为党工作也就失去了领导。

1932年，在建始县“让”字区当区长的我的叔祖父聂守经曾安排我去重庆参加了刘湘办的“川康团务干部学校”受训4个月，回家后准备让我任建始县自卫队长，他的意思是有个职务混着，进退都方便些。但那年我爹死了，处理完后事后，我没有去上任。原因是我内心很厌倦干这事，聂维祯等受挫折撤出铜鼓后，我已没了主心

骨。1934年至1936年，我在三关庙小学任教员三年。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大约是1939年，聂守经又推荐我在铜鼓堡当过半年联保主任，因完不成兵、夫、粮、捐摊派而被免了职。聂守经主张我挂点职务，是怕别人说聂家聂维祯、聂维尧是被通缉的对象，跟他们一伙的侄儿子为什么不抓？在国民党政府里有点职务，可以掩人耳目，全身自保。但我一直不愿干，实际是从1932年起，我往来于沙市、宜昌、铜鼓堡，主要从事贩运党参、生漆、烟叶、水腌鱼、布匹等货物，到后期办作坊酿酒、磨面，以赚取一些钱供一大家人生活。

我参加南昌起义的事，除了当时中共建始县委几个主要领导人知道外，巫山人吴宝秋、王淑龄、福田的谌述遥、驻四川会馆的罗茂西和曾在武汉读书的饶乡石等人和我家关系密切，也知道。

我知道参加南昌起义的巫山人有师祥杰，他是我的同学。但他并不是同我一道参加的。他是在南昌起义前参加学生军的。同他一道参加学生军的还有我的弟弟聂懋绩。我弟弟当时还在湖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虽然不满15岁，也参加了南昌起义。以后，师祥杰在南下途中牺牲了，而我弟弟却活下来了。1933年到1934年，聂懋绩给我写过几封信，告诉我说，南昌起义南下到汀州他改名聂宁，在三河坝失败后几经转折，他跟着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信中直批评我是胆小鬼，是逃兵，怕死，一次失败就不敢再参加武装斗争了。他还动员我去苏区，将如何去苏区的路线都画好了的，但我未去。1934年，我收到他最后一封信，还寄来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两人，在一片丛林前，其中我弟弟腰里别着小手枪，英姿勃勃。收到这封信后就再也没了音信。从他的几封来信的地址看，有寄自龙岩，上杭的，也有随便填的假地名。想必我的弟弟在那以后不久就为革命牺牲了。这些信连同照片，我都保管着，解放初期被抄家时

收走了。尽管我在70多年历程中，经过了无数坎坷，但我一直为我家有两弟兄参加南昌起义而骄傲！

由于我参加南昌起义的事不能张扬，为党搞地下活动的事也是秘密进行的，中共建始县委遭挫折后，知情的人有的牺牲了，有的逃到远处去了，所以，我的事情不为人知。解放初期，将我家的成份划为地主，还因我任过几个月联保主任伪职，将我管制劳改一年。在审问我时，我向建始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如实地交了我参加南昌起义的经过和为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情况，但当时的工作人员根本就不知南昌起义是什么意思，也不调查，造成了我多年遭受冤屈。1970年，我老伴病故，我一个人在家生活极困难，故1980年我随在湖北省鹤峰县工作的长子聂兴坤居住，户口也由巫山县铜鼓公社迁往鹤峰县容美镇。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纠正各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我也向鹤峰县委县政府递交了申请，鹤峰县和建始县经过调查，认定了我参加南昌起义和为革命工作过的经历，报湖北省民政厅批准，于1987年给我落实了红军失散人员的待遇。

（注：聂懋赏老人在长子聂兴坤去世后，于1991年回到巫山，住在县糖酒公司工作的次子聂兴智家，2006年3月15日逝世）

聂兴昌 整理

2006年11月2日

终身难忘的一次盛会

——回忆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邹方国

1964年4月以前，我在河梁区委任宣传委员，区委书记是罗先义同志，那时区里的干部必须住乡或蹲点，我被安排住抱龙乡并在该乡的莲花村二社（小地名对家坪）搞集体养猪场试点，在一年的时间里，集体养猪八十多头，养猪场的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区里开集体养猪现场会，时任县长孙会然同志还专门去视案，赞扬要推广莲花经验。那时在区乡工作的同志，一心想把工作搞好，工作起来没日没夜，更没有想调动，进城、提拔。

一、接到通知调县团委任书记

4月28日，天还下着小雨，地里有墒我正在和莲花二社农民在地里栽红苕，区里派人来通知我马上回区有重要事情。我回到区里后，罗先义书记对我说：县委组织部通知你到县委报到任团县委书记。这时我想了一下，对他说：请你向县委反映一下，我家在河梁农村，在区乡工作也习惯了，不去行不行？罗先义书记将我的意见当时就向县委反映了，县委答复不行，要求办好工作移交，及时报到，这年我刚满28岁，已有12年工龄，8年党龄。

二、与主管组织书记谈话，不要增加工资要荣誉

64年4月30日，早晨，开始由河梁徒步经青石沿新大路（现在已无人走的沿江大路，120华里）赶赴县城还只有下午4点，向当时县委组织部长董开元同志报到。他说：“明天上午（即5月1日）阎广